

当两种文化都进入我血液的时候,我的故乡就不再是单一的了。

## 字韵歌风

从中国区域版图上看,江苏省的面积不算大,县级市启东的面积更小,1200多平方公里。相对于操一口四川方言就能畅行东北、华北、大西北、云贵川滇渝和湘鄂大部分的四川人,不算大的启东却给你备下两种方言,让你万水千山走过,才终于知道语言是个多么奇妙的存在。

启东的两种方言,一种是流行于北部地区的通东话,也叫吕四话或北沙话、江北话、老土话,即旧南通县东部的方言,属于吴语系太湖片毗陵小片,流行于启东今吕四港镇,含乡镇撤并前的秦潭、茅家港、吕四镇、大洋港、天汾等地,占市域面积7%;另一种是流行于启东南部广大地区的启海话,也叫沙地话或沙上话、南沙话,属吴语系太湖片苏沪嘉小片,除了在启东流布,还广泛流布于毗邻的海门、南通小海、通州三余、如东兵房、射阳北部、张家港部分乡镇和上海市崇明区。两种方言的地理分界线,是一条穿越多个乡镇的倒岸河。由于南北方言区的语言不通、习俗不一、风情各异,在普通话推广之前,倒岸河两岸之间互不通婚。如今倒是不存在这种情况了,两地人见面交流,大多要借助第三方语言——普通话进行。

我出生在四川,24岁大学毕业来到启东,曾经在吕四港镇茅家港、三甲任中学语文教师。那里属于启东北部方言区。那时候我最大的困惑是听不懂学生说什么。为此,我对学生特别好,生怕他们在我面前骂我,我还“嘿嘿嘿”冲他们傻笑。我用了近两年时间,才能

听懂那里的方言。五年后,我差不多会说一口不太流利的启东北部方言,因工作调动,又到了启东南部工作,我很快就听懂启东南部方言。从生活和工作的角度说,我做梦都希望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启东方言,但现实里做不到。一张嘴,启东南部方言像一群桀骜不驯的乱码,混杂了四川话和普通话,一齐冲到嘴边来。

2011年,我参与大型文化丛书《江海文化丛书》的编撰工作,负责丛书书稿的统稿并主编其中两册。丛书包含荟萃启东民风民俗的《东疆风情》、收集启东民间故事的《岁月窖藏》、精选古往今来吟咏启东的诗文的《风雅启东》、启东本地精彩摄影集《光影瞬间》、进入国展的版画书法集《丹青江海》、辑录优秀歌曲和曲艺等舞台作品的《情醉东疆》,共六册,二百余万字。丛书编辑出版目的是追溯启东的历史,梳理启东的文脉,展示启东的才情和发展风貌,将启东的文化魅力生动地铺展在世人面前。

统稿这事儿看起来简单,事实上跟在薄冰上跳芭蕾差不多。各册主编把书稿送到我的办公桌上,留什么,去什么,跟人的命儿一样全捏在统稿人手上。为了做好这项工作,不辜负期望,毁我名声,我昼夜不息,翻阅资料,比对史料记载,恶补启东文化。经历半年多的苦熬,我虽然仍不能讲一口流利的启东南部方言,但对启东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,启东文化真正融入了我的血液。

自此以后,谁要当着我的面说我是“外地人”,我立马请他(她)回答几个关于启东的问题,比如启东设立县治是在哪年哪月那一天,首任县长是谁?他是哪里人?我的孩子在这里出生、长大,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好多启东年轻人的年龄还长。对我们这些曾经的外地人最合适称呼,当是“新市民”吧。

# 方言里面有乾坤

□李新勇

回过头来说启东方言。大家不妨猜一猜“这个人说的全是砸凳子的话”是在表扬人呢还是在骂人?话者,气也。话能砸到凳子吗?不能。什么气能砸到凳子?屁也。不是喷到凳子上而是砸,足见此屁话不是一般屁话,是可用磅秤来称的大臭屁话。再如“嚼白蛆”,意思是闲聊没完。想想真是太形象了,白蛆那么小,一个个嚼过去,自然絮絮叨叨;不嚼别的偏嚼蛆,恶心到令人作呕。

启东话大多通俗生动,亦不乏讲究的,保留着许多古音,比如把“我”说成“吾”、“你”叫“n”(发汉语拼音“n”的本音)、“他(她)”叫“伊”、长江的“江”读作“gāng”、父母称“爷(yá)娘”、老婆称“娘子”等等。

近年我发现,启东方言与启东年轻人渐行渐远。我女儿上幼儿园,学会一口流利的启东话。那时候满园的孩子都说启东话。上了小学,同学间交流,一半启东话一半普通话。上初中,普通话占绝大多数,启东方言逐渐旁落。到了高中,学生一进校园就是普通话。都觉得启东方言土,却不知道方言中承载着文化基因密码;都觉得启东方言土,却不知道一旦失去了方言,地域文化便彻底消失——连土生土长的启东人都不说启东话了,不能不说有些遗憾。

从启东走出去的作家王周生老师阐述特别深刻,她在散文《我与启东》中写道:如今回启东,想听听乡音。乡音成了老年人的专利,年轻人,尤其是学生渐渐不说方言了。心里总觉得遗憾。全球化需要统一的语言环境,国内外需要英语,国门内需要普通话,这是交流的必要手段。但是,各地方言里的乾坤谁去研究?它有着普通话无法涵盖的内核。对方言的保护,是文化领域的一项使命。丢失方言,就是丢失一方传统。

就此而言,目前正从事着启东文化研究的老师们所做的工作意义非凡,那一套荟萃启东文化精粹的《江海文化丛书》,也因体现了启东人的文化自觉,尤显智慧和大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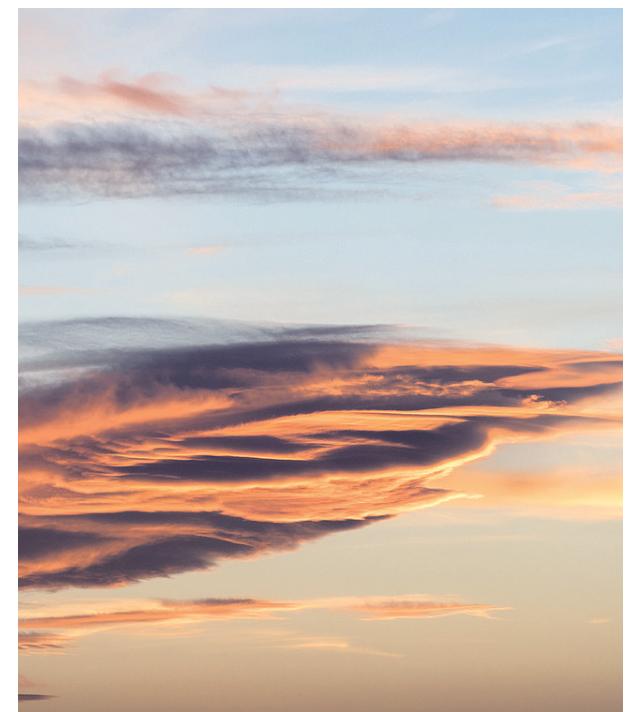
2010年9月28日,启东电视台创办方言节目《东疆闲话》。甫一开播,立即收到观众的热捧,不仅成人爱看,连一些辛苦忙碌于高考的高三学生也想方设法抽时间看。问他们为什么,他们说:“考上大学就要离开家乡。想在离开家乡之前‘恶补’一下家乡土话。将来不知道会到哪里工作。万一离开这里,说不上是最后一次,但这一次绝对是一生最重要的一次‘恶补’。”这些孩子是有文化自觉的,这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。

我因不能流利地用启东方言讲话,一直觉得愧对这片土地。但我的孩子会讲一口流利的启东方言、四川方言和普通话。有人问我:你一个从长江头跑到长江尾的人,是不是有离散的感觉?我说没有。

因为有共同的汉语语境,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失去自己的本土文化。巴蜀文化和江海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大树上的两根枝丫。在共同的母语语境下,当初的碰撞在所难免,后来的融合也势不可当。启东文化为什么那样丰富多彩,绚烂多姿,就在于从迁入第一批移民开始,就有不同的文化经纬纬地交织在一起。启东文化是由不同文化交织起来的一幅壮锦,我也算得上其中一根纤维。凭借不断融入的新文化,江海文化跟袁隆平的杂交稻似的,在不断优化和重组,因此始终充满活力,充满勃勃生机。

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看看,待回到老家又急着回启东——两个地方我都用“回”字。当两种文化都进入我血液的时候,我的故乡就不再是单一的了。这是两个促进我创作的灵魂家园。

## 坐看苍台



原来相比死亡,衰老才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。

## 看云是不是仙

□江徐

傍晚,凭栏看云,想起元人张可久的两句诗:住山不记年,看云即是仙。想想觉得也不尽然。

非得隐居深山,才能忘记时间的流逝?或许,是让内心的自己闭门幽居。时间又是什么呢?是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是“去年花里逢君别,今日花开又一年”,是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,也是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”。月迷津渡的世人,于倥偬岁月中很难意识到,时间只是虚设的圈套,也可以是诗意的轮回。

常常想不起来当下是猴年马月、今夕何夕,有次在路上走,走着走着,竟以为一年有十个月。辨不准,也不想辨准自己的年龄,那个逐年递增的数字,又有何实际意义?当家人提及那个数字,不禁心生疑窦,啊,那是我吗?当然不算真正的我,那只是我在俗世的躯壳的纪年。当我忘记自己年龄的时候,同样会忘记你的年龄、忘记所有人的年龄,忘记岁月流逝带来的日渐老去,尽管我们的心始终充满对梦的热望与迷恋。意识到这一点,深深尝到了生命的况味。原来相比死亡,衰老才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。在我现有的人生词典里,没有“死亡”,只有“物化”。而衰老,是否意味着,落花有意、流水无情?是否意味着终有一天,我们只剩下追忆,甚至回忆都不再忆起?纵使是生命的感动,也只在感动的那一刻?

看的是云,怎么想到这些了呢?扯远了,那就扯回来。蓦然间看到一对白头鸟立在楼下人家窗外的栏杆上,肩并肩,共白头,就这样静静地一起站着。才将目光转移过去,靠近我的那一只像是受到感应似的,旋即飘落一小朵“白丁香”,当“白丁香”还在空中作垂直匀速运动时,它扑翅飞走了,径直向西飞走。我以为,剩下的那只会夫唱妇随,也向西飞去。然而并没有。它立在原地,一会儿用尖尖的喙梳理一下这边的羽毛,一会儿转过去梳理那边的羽毛,气定神闲,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我倒是有点替它担起心来——你怎么不去呀?怎么找到“他”呢?你们看起来长得都是一个样,如何从鸟群中认出你的那位?也不知它在想什么,保持默然,没有飞走。它始终没有飞走。难道鸟比人更懂得“随缘”二字,来也随缘,去也随缘?说到底,鸟毕竟是鸟,没有人的思维和感受力,感受不了快乐、痛苦,以及其他各种感受。感受不了,也就等于没有感受。所以,走了就走了呗。在鸟的世界里,除了觅食、筑巢、下蛋,哪有什么来来去去如何是好的想法呢?我凭栏趴在阳台,遥望那两只白头鸟,为它们的鸟生做着无谓的遐想。傻人看傻鸟,鸟和人看着的是同一片天、同一朵云。如此虚度夏日黄昏的一段时光,一刹那,一千年。

蓦地,悄无声息地,也是毫无预料地,那只鸟飞了回来,和飞走时一样,随意而果断,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它飞还至原地,立定,肩并肩,静望蓝天,看云、吹风,和之前一样。如此不到十秒,又飞走了。这次,它俩是一起飞走的,很是默契,没有一丝迟疑,像早已做下约定。望着它俩双宿双飞的背影,我忽然感到自己的心明亮起来,温暖起来,喜悦起来,心花一瓣一瓣舒展开来,一直绽放到嘴角眉梢。原来它是在等它呢,知道它会回来,相信它会回来,而且过了多久就会回来,所以没有急着离开,所以气定神闲。是这样吗?不是这样吗?可是它俩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呢,何以能如此笃定,你心知我心那般?

“我明白你会来,所以我等。”沈从文先生写给恋人的这句情话,初看很感人,再看发现也并未深情到底。他等,是因为明白她会来。倘若不确定她来不来,是否依然愿意等下去,等到她来,如果不见她来,也要等到自己生命终结无法再等为止?这种至死不渝的信念,世人会称之为痴,世间缺少的恰恰是这种不被提倡的痴人痴情。《庄子》里面,有一个叫尾生的书生,与一个女子相爱,遭到女子父母的反对,他俩约定,在城外一座木桥边会面,然后私奔。到了那天,突发洪水,先到的尾生在洪水中抱着桥柱一直等待下去,直至被洪水淹没,他始终愿意相信她会来的。诚信、守约,是文化对这个故事作出的解析。换个角度看,这又何尝不是置生死于度外的情执,何尝不是因爱而生的无惧与坚定?

《边城》里的翠翠,后来等着自己的心上人,那个在月下唱歌、使她在梦里因这歌声而将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,什么时候回来呢?沈从文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:“也许永远不回来了,也许‘明天’回来!”到底是永远不会回来,还是明天就会回来?所谓的明天,又是哪一天?答案在每个人心底。悲观者作出悲观的结论;相信爱情的人,心中另有一番锦绣。不管何种答案,都不属于故事里的角色,最终给到的还是看故事的人。“宁愿天下下雨,以为你是因为下雨而不来。”张爱玲自己心里未必不明白,如果对方想来,很想来,必定是风雨无阻。外面风雨琳琅,房里是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,他就在这里,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书,静静地陪伴她。这样的时光,他们拥有过的。他不来,可能是因为下雨的不便吗?雨天是很好的约会的氛围呢。明知不是,那又为何要替对方寻个理由,然后自己在那里一意孤行地等着,盼着?

就像你离开的时候,我曾想过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花落了,你没来,我又开始想着春暖花开,花开时节又逢君。如果到了花开时节,你依然没有来,我会想着下一个落花时节,再下一个落下时节,一个又一个花开时节与花落时节。就这样等待下去,直到你忽然出现。忽然的出现,会让人觉得,每一刻都有可能出现。

因为心里愿意相信,相逢的人,总会再次相逢。相信你会来,不管你最终有没有来,都如此相信着、等待着、守望着,任花开花落,花落花开。直到某一个没有预告的清晨,或者夜晚,你忽然出现,就像没有离开过那样,说着孤帆、远影、偶遇的笛声,说着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。



小镇(AI绘画)

人不能拽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,但踩着历史的台阶,总能看得更远些。所谓“慎察既往”,不是要我们活在过去,而是让过去的光亮,照见今天的路。

## 慎察既往,以戒今失

□凌云

本县1992年乡镇企业改革为什么失败,十个九个答不上来。某次座谈会上,一位老同志说得实在:“你们总说要创新,可连过去摔过的跟斗都不知道,这不是蒙着眼睛跑马拉松吗?”确实,不了解过去的人,就像在陌生的城市开车不用导航,迟早要绕回原点。

我认识一位在基层干了30年的镇书记。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总放着本泛黄的《县志》,遇到大事就翻翻。有回修防洪堤,他坚持要多留三个泄洪口,别人都说多余。结果那年真遇上五十年一遇的洪水,多亏那几个泄洪口保住了下游三个村。后来才知道,1954年这里曾因泄洪口不足酿过惨剧。这位书记有句话说得妙:“老皇历不是用来烧的,是用来保命的。”

这些年反腐力度大,倒下的干部不少。有学者做过统计,近七成违纪违法手段在二十年前就有先例。某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书里写:

“当初要能看看前任是怎么栽的。”这话听着像推脱,却也道出实情。明朝《官箴》里说:“居官如渡海,先辈覆舟处即暗礁所在。”可惜现在干部培训爱讲“新理念”,却很少组织分析本地的“老教训”。

当然,也不是没有好例子。浙江某市搞“民情档案”,把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群体性事件整理成册。新来的干部第一课就是学这个,效果出奇的好。有位年轻副市长说:“看完这些案例,就像提前把雷区都标出来了。”这让我想起唐太宗那句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亡”。

“替”原来最朴素的道理,往往最管用。

最近在整理老家村史,发现个耐人寻味的现象:村里那口百年老井的位置,正好避开了三个地质断层。问老人才知道,这是光绪年间打井时,专门请风水先生看过的。所谓“风水”,其实就是古人用血泪积累的经验。现在我们讲科学决策,可要是不尊重这些历史经验,岂不是把老祖宗交的学费都浪费了?

话说回来,重视历史不是要墨守成规。就像做饭,菜谱记着上次盐放多了,这次就该调整,而不是干脆不放盐。某贫困县以前搞扶贫总爱“撒胡椒面”,后来新任领导把历年扶贫资金翻了个底朝天,终于搞出“精准到户”的新法子。老百姓都说:“早这么干,咱早脱贫了。”可见“温故而知新”不是句空话。

临结束前,想起《人民日报》曾登过一篇读者来信,标题叫《建议给政策装上“历史雷达”》。作者说得在理:每个新政策出台前,都该自动检索历史上类似政策的得失。这主意看似简单,真要落实,能少走多少弯路啊。毕竟,人不能拽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,但踩着历史的台阶,总能看得更远些。

历史就像老奶奶的针线筐,里面藏着做补丁的布头、磨亮的顶针,都是岁月磨出来的智慧。我们这些后来者若肯静下心来翻翻,总能在某个补丁的针脚里,找到避免再次撕破的秘訣。所谓“慎察既往”,不是要我们活在过去,而是让过去的光亮,照见今天的路。

## 从政杂谈

前些日子回老家,和村里几位老人聊聊。八十多岁的李大爷忽然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事:“那会儿大队食堂刚开张,白面馒头管够,可没过半年,连红薯面窝头都吃不上了。”他摇摇头,“后来才知道,上头也有人提醒过这么搞不行,可没人听得进去,老人这话让我心头一震——历史从不重复,但押着相似的韵脚。”

这让我想起去年在县里看到的一份文件。某部门为招商引资,提出“三年免税、五年补贴”的优惠政策,与十二年前导致县财政差点崩盘的那套方案几乎一模一样。当时有位退休的老局长私下叹气:“以前的教训都白吃了。”确实,我们总说“吸取历史教训”,可现实中,人们常常像寓言里那个忘了疼的猴子,伤疤刚结痂,转眼又去摸火炉。

历史这位老师,其实一直在我们耳边絮叨,只是我们常常充耳不闻。记得2018年某地搞环保整治,一声令下就把所有作坊全关了,结果上万人突然失业。后来查资料才发现,上世纪90年代某沿海城市也这么干过,最后酿成群体事件。当时的主政者后来在回忆录里写:“要是事先翻翻档案就好了。”可档案室的灰尘,往往比活人的记性还要厚。

有个现象很有意思:现在很多年轻干部说起互联网+、区块链头头是道,但问起